

國學扶輪社輯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

古今

上海文藝出版社

二

說部叢書

影印出版说明

本书辑录了自汉代至清代的历史文献三百余种，内容涉及民俗、历史、社会等学科。资料丰富、细致，类别众多、全面，具有保存价值。1913年初版。现据中国图书公司和记1915年再版本影印。

古今说部丛书

(影印本 1991年5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ISBN 7-5321-0759-0/I·604

登记证号：(沪)103 定价：86.40元

精装 全五册

古今說部叢書二集目錄

史乘

傳信記 唐鄭棨

野航史話 防風茅元儀

小隱書 明西村時人敬虛子

雲蕉館紀談 魯人孔迺

汴園濕襟錄 汴白愚

漁洋感舊集小傳 德州盧見曾

博物

袖中記 梁沈約

玄亭涉筆 龍溪王志遠

荔枝譜 莆陽蔡襄

風俗

嶠南瑣記 魏滂

怪異

志怪錄 祖台之

集靈記 闕名

祥異記 闕名

文藝

風騷旨格 唐齊己

灌畦暇語 宋無名氏

春雨雜述 西江解縉

天爵堂筆餘 四明薛尚

資暇錄 關西李濟翁

戲瑕 吳郡錢希言

玉笑零音 錢塘田藪荷

竹坡老人詩話 宣城周少隱

清供

筆經 晉王羲之

膳夫錄 唐鄭望之

林下盟 古杭沈仕

餅花譜 吳張謙德

攝生要錄 武林沈仕

遊記

滇行日錄 青浦王昶

襟志

太清記 晉王韶之

寓簡 寓山沈作喆

林下清談 武林沈仕

真率筆記 闕名

致虛雜俎 闕名

下帷短牒 闕名

燕間錄 雲間陸深

春風堂隨筆 雲間陸深

枕譚 華亭陳繼儒

羣碎錄 華亭陳繼儒

古今說部叢書三集目錄終

傳信記

唐 鄭紫

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枝蒜備饌。酒肉霧滯。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臥。諸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于色。左右或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上于東都起五王宅。于上都製花萼相輝之樓。蓋爲諸王會集宴樂之地。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蒲博。歷朝無此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
惰怠。近古帝王友愛之道。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國開
遠門。西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行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
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
者不囊糗。其瑞疊應。重譯屬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猶惕厲不已。
爲讓者數焉。是時劉宴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
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上以宴間生秀妙。引宴於內殿。縱六宮觀看。貴妃坐
宴於膝上。親爲宴畫眉梳髻。官中人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尋拜宴秘書
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
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
術也。古人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之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
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則物豐。除害則人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陛

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虫。凡百餘萬石。時無飢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驪。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均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驪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諡曰白驪將軍。命有司具構積。疊石爲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上爲皇孫時。風表瓌異。神彩美邁。嘗於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不常。爲吾家太平天子也。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召諸侯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于宮。散于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抵囊橐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雜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主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

僭則犯上。發于隱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東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鏟。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喧。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耳。與百姓同懽。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揚。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境界。無一人敢犯者。

蘇瓊初未知道。常處道於馬廄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瓊。候於廳所。道擁

簪趨庭。遺隊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起。客心異之。而瓊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瓊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瓊鬼懸於廊廡間。瓊乃召適詠之。立呈詩曰。鬼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瓊大驚奇。驟加禮敬。適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適出代稱小許公也。

道士葉法善。精于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魏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秀才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伉擊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蹙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辨如此。豈非魑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魏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愕。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

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旦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欸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大師至。一行入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顧云。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閤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鍾一行和尙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眞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經。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爲縉紳所譏也。寬子謂復爲河南尹。素好詼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謂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卽是兒貓。若不是兒貓。卽不是兒貓。謂大笑判狀云。貓兒不識主。替我搯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謂。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晒。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

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大。莫知此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爲加寵焉。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器。上造簾龔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作擊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其他綵繪繡麗。造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于前。遂命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輦題詩曰。劍閣橫空峻。鑿與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邵太守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秘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

之要。莫若信乎。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爪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喜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刻名在焉。

上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也。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次于旃然。是也。

華岳雲囊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筥之狀。名曰螽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于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寶。弘農得寶耶。于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

上幸愛祿山爲子。賞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乃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爾。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羅公遠多秘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受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棺木下。壓殺而埋弃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于

路乘驪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為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閩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

成役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

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曰。信然。萬回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

之屬。悉備之。某將覲焉。忽一日朝。賫所備去。忽返其家。告父母曰。兄乎善矣。發

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謂之萬回

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回於

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

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猪立。鋸牙鉤爪三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

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

經于廡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大真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駟車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

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珍

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悞然。遽命力士召歸。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詞。調乾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略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湊。鑾輿劃出。駝甲伏以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擎背。朱一團兮綉一團。玉鏤鉤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摺得盤古髓。摺得女媧甕。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踏蹬。失路猖狂。骨董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賢而奇之。將加官。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春官衛上左焉。